

海岱考古

【第三辑】

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



科学出版社
www.sciencep.com

海岱考古

(第三辑)

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《海岱考古》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的关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、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系列考古学文集。此丛书集中发表山东省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简报与报告,有重点地刊载本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论文。

第三辑收录了4篇发掘报告和5篇研究论文。公布了济宁玉皇顶、滕州西康留、枣庄建新和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发掘资料,为山东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补充了重要资料。研究论文涉及山东地区西周铜器、东周陶文、植物考古学研究方法以及计算机制图软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方面。

本书适合从事人类学、考古学、历史学和地方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师生参考、阅读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岱考古. 第3辑 /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. —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10
ISBN 978-7-03-027870-8

I. ①海… II. ①山… III. ①考古发掘—山东省—文集 IV. ①K872.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5284号

责任编辑:刘 能 / 责任校对:朱光光

责任印制:赵德静 / 封面设计:王 浩
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: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0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:787×1092 1/16

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:28 1/4 插页:22

印数:1—1 600 字数:658 000

定价:22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)

《海岱考古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郑同修

副主任 佟佩华 管国志 王守功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排序)

王守功 王站琴 刘延常 孙 波 李传荣

李振光 吴双成 何德亮 佟佩华 张振国

郑同修 党 浩 高明奎 管国志 魏成敏

本 辑 主 编 孙 波

本辑副主编 党 浩 郝导华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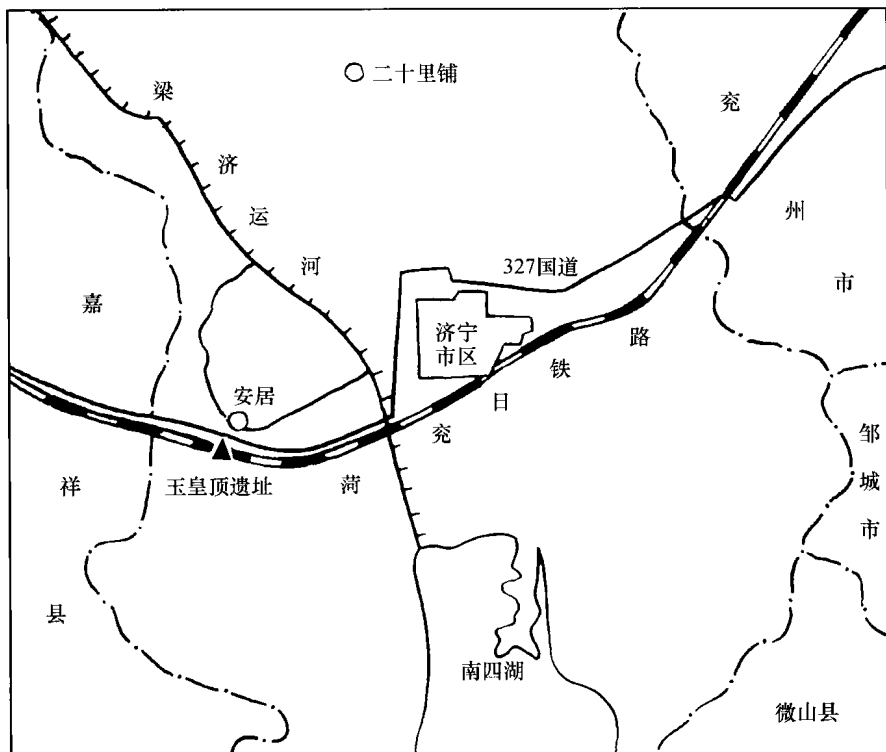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济宁玉皇顶遗址发掘报告	
.....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宁市文物局文研室 任城区文物管理所 (1)	
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调查、钻探、试掘简报.....	
.....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滕州市博物馆 (114)	
枣庄建新遗址 2006 年发掘报告	
.....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枣庄市博物馆 (162)	
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 (1998 ~ 2001)	滕州市博物馆 (227)
植物考古和采集经济向农业的转变	王晓妮 译 靳桂云 校 (376)
也谈“鄒伯鬲”	李鲁滕 (390)
山东地区东周陶文的发现与研究	郝导华 (395)
考古遗址出土种子和果实研究方法	靳桂云 赵 敏 刘长江 (415)
浅谈计算机平面制图软件在考古绘图中的运用	许 姗 (438)

山东济宁玉皇顶遗址发掘报告

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济宁市文物局文研室
任城区文物管理所

一、前言

玉皇顶遗址位于济宁市任城区安居镇史海村西南隅，地居济宁市郊，北侧是 327 国道，向东约 6 公里是现代京杭运河梁济段，荷兗日铁路由西向东穿过遗址中部(图一)。遗址北部地势较高，从前有一座玉皇庙，庙宇现在虽已荡然无存，却留下了“玉皇顶”这个名字。



图一 玉皇顶遗址位置示意图

济宁地区地处鲁西南平原,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,冬季干燥严寒,夏季光热充足,雨水集中,利于作物生长。地区南部地势北高南低,水土条件好,土壤肥沃,地上河系发达,地下水位较浅,取水方便,适宜灌溉。历史上有大片湖沼湿地,是鲁西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,至今周围河流仍以微山湖为中心构成水网体系。大运河纵贯南北,附近许多河流亦可通航,形成北方地区少见的水上景观。农业方面,宜于水旱两类作物生长,是山东著名的鱼米之乡。安居镇一带传统上宜植稻谷,品种优良,食之甘香如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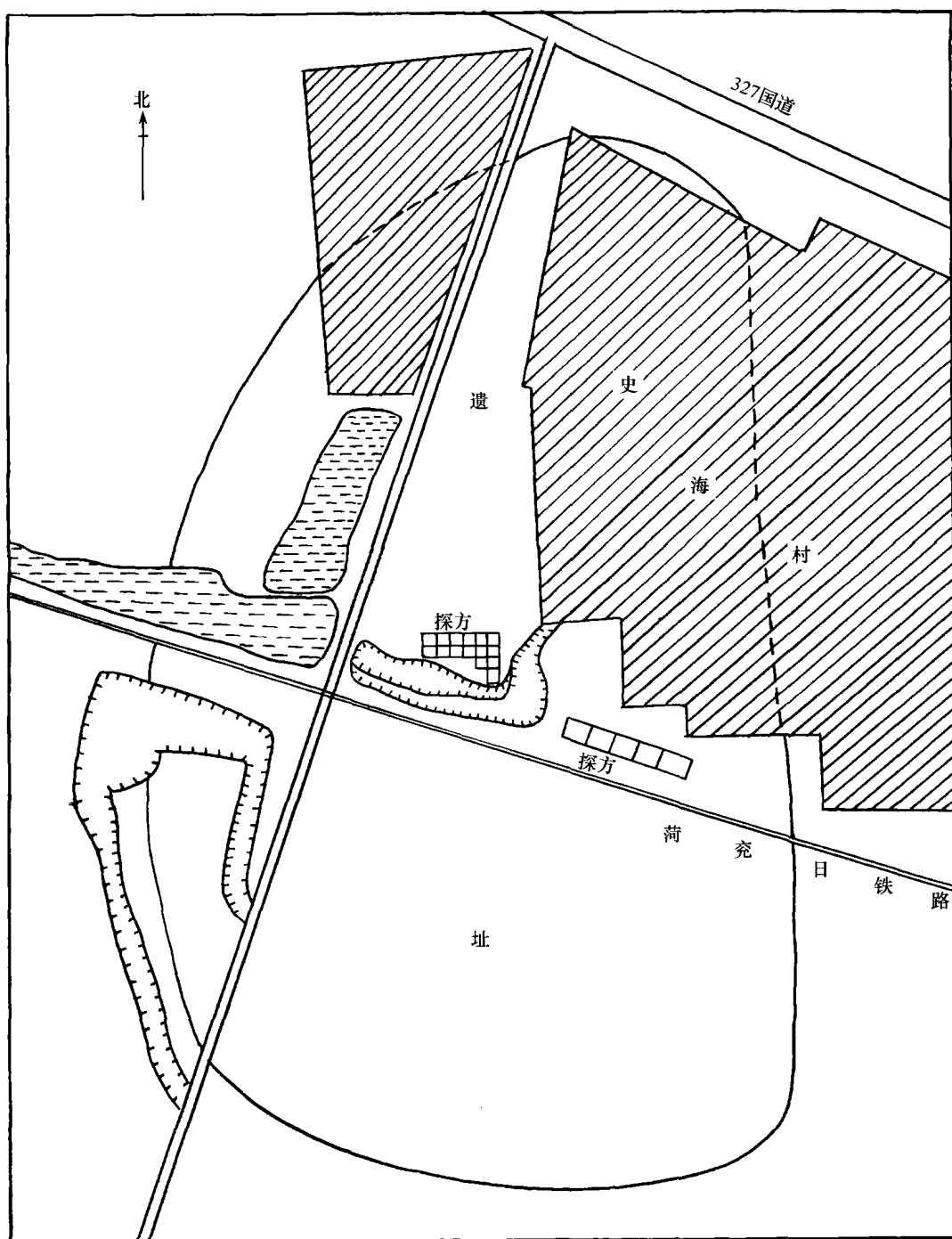
遗址西、北方向 10 余公里外有些断续的石灰岩丘陵,向南就是低洼的南四湖区。东边有一条小河,从北面蜿蜒而来,于遗址东侧折向正东,汇入流经济宁市区的老运河中。遗址是建国后文物普查中发现的,当时采集到大量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遗物,时代与王因遗址相当,经调查,同类遗址在其周围还有约 6 处,并在贾庄和兴富集遗址发现有北辛文化因素^[1]。1995 年为配合安居镇建粮所,济宁市文物局曾做过小规模试掘。发现有北辛文化晚期、大汶口文化早期和商周时期遗存及汉代墓葬^[2]。这次试掘使我们了解到玉皇顶遗址是一处文化堆积较厚、内涵十分丰富的古代遗址。

本项工作是为配合荷兗日铁路复线工程而进行的。发掘开始之前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,并做了测绘。勘探和测绘的结果显示玉皇顶遗址东侧边缘较直,西侧边缘稍外弧,整个外部轮廓略呈舌形。遗址南北最长 420 米,东西最宽处 260 米,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。现在遗址上大部分为耕地,东北角和西北角分别被村庄和毛巾厂占压,铁路横亘于遗址中部,两侧的路沟有部分被辟为鱼塘,一条乡间公路南北向穿过遗址西部(图二;图版一,1)。

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,包括北辛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商周和汉代多个时期。北部最高,即“玉皇顶”所在,如今虽几乎被铲平,文化堆积仍然最厚,可达 2~3 米,其他区域一般 0.8~1.5 米。勘探和两次发掘证实,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堆积是遗址的主体。

总坐标基点设在遗址的西南角,将整个遗址控制在第一象限内,以四位数编号,前两位为 X 轴,后两位为 Y 轴。这次发掘分两个地点:一处位于铁路复线上,是一条探沟,6 米×55 米,编号 T1;另一处位于遗址中部,紧邻铁路路沟北沿,文化层较平,性质单纯,晚期遗存少,堆积也不厚,共开 5 米×5 米探方 15 个。两处合计发掘面积约 700 平方米。发掘所获以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存为主,另有少量汉代遗存。由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存环环相扣,在时间上衔接得十分紧密,其文化堆积显示了一个连续的行为过程,按以往惯例将其分别开来介绍显然不妥,所以我们将二者合为一章介绍,统称新石器时代文化。

发掘是 2001 年 2 月 22 日开始的,到 3 月 28 日结束,历时一个多月。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刘延常、孙波、党昊、王政玉、李德渠、夏宜勇、崔水源、崔来临、李振标、石念吉、房成来、周登军、杨家学、张宪英、张至臻、苏凡秋、刘相文、张敬伟。铁路工



图二 玉皇顶遗址平面示意图

程部门、济宁市文物局和任城区文化局、文管所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协助，安居镇和史海村两委也付出了热情与劳动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二、地层堆积

玉皇顶遗址文化堆积丰富，除边缘区域外文化层一般较厚，也比较均匀。以荷兗日铁路为界，遗址可以分成南、北两部分。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堆积遍布整个遗址，北部遗址上部商代遗存和汉墓较多，南部地形起伏甚小，中间稍高，上部东周遗存较多。在遗址南侧边缘探到一条东西向古河道，发现很厚的自然沉积砂层。遗址西北部乡间公路以西铁路以北部分（现在大部被辟为水塘）文化层土质土色黏重而灰暗，近于淤泥，其上耕土和其下生土亦然，古代可能存在小面积的塘泽。

发掘之初，去掉耕土后暴露出大量圆形、椭圆形的坑口，其中填土多红烧土，填灰杂土的很少，填土普遍比较密实坚硬，有的坑口范围很大，类似一般灰坑。起初我们还不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遗迹都认作灰坑，随着工作深入，个例解剖增多，我们认识到这类遗迹大都是古人建筑房子时留下的柱坑和柱洞，因为这类坑状遗迹底部一般都保留一至数个柱子留下的压印痕迹，有的还垫有石块或厚陶片等作为柱础。遂明白发掘的地方是遗址的居址部分，各类堆积现象都与当时的建筑和生活有关，遗址堆积的过程反映的是人类对聚落经营和使用的过程。

两处发掘区堆积相异，相隔有距，故予以分别介绍。

（一）T1 发掘区

T1 东西向位于铁路复线上，顺着铁路线布设，南侧紧邻荷兗日铁路，方向 108°。T1 东西长 55 米，南北宽 6 米，由西向东每隔 10 米设一隔梁，分成 A、B、C、D、E 五区，E 区长 15 米。由于这里 1984 年修建铁路时曾规划为路沟，上部堆积已被铲掉，靠近铁路内侧的才得以保留部分文化堆积，多数地方仅剩下生土层上的个别遗迹，一些地方就是生土也被挖掉不少。因此这里的文化堆积从南到北是骤然变薄的。下面以 T1 的南壁为例概述之（图三）。

第 1 层：表土层。该层底部颜色深灰，土质黏重，应是水沤过的结果。可见上次修铁路时这里遂成洼地，回填后又复辟为耕土。

第 2 层：汉代层，深灰色黏土，局部多烧土，出土汉代陶片，有瓦、罐、瓮、盆等器形。2 层由上到下土色逐渐变深，土质亦愈见黏湿，据此依土色土质的差别可以细分为 A、B、C 三个亚层。A 层厚 0.05 ~ 0.45 米，东部厚西部薄；B 层厚 0.03 ~ 0.5 米，西部厚东部薄；C 层整个较厚，又以中部为甚，可达 0.8 米，两侧较薄，一般在 0.1 ~ 0.4 米。上述三层仅存在于 T1 南边靠近铁路的一侧，厚度不均，有起伏，北侧大部已被削去。

第3层：新石器时代地层，几类于生土，棕褐色，细腻纯净，质硬，内含少许烧土粒和炭屑，局部多砂质黄土块，无遗物。分布于A、B、C区南壁下部分区域，除一些地方被晚期遗存破坏外，厚度较均匀，在20厘米左右。结合附近遗迹考虑，该层应是古代房基垫土。3层下不见其他遗迹，其上有一些柱洞，二者虽然是打破关系，有的也有可能是同时的。

（二）中部发掘区

该处位于铁路路沟北边的平坦台地上，南侧紧邻路沟，T1东南距此约30米。这里地表为耕地，地形起伏很小，几乎未遭到破坏，不见晚期地层，耕土层下即是新石器时代地层和遗迹，间或有个别汉代沟、墓葬、水井、灰坑等。文化堆积在各探方中厚度较均匀，起伏也不大，除柱洞和灰坑等遗迹外，一般深1米左右，薄的地方0.6~0.8米，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边缘。现以T2446~T2946北壁、T2946~T2446南壁、T2945~T2445南壁、T2946~T2943东壁、T2943~T2946西壁、T2844~T2846西壁、T2645~T2646西壁剖面为例说明（图四A~图四G）：

第1层：耕土层，厚15~30厘米，所含古代遗物较少。

第2层：黄褐色土，中部和东南部探方内颜色偏暗，近于灰褐色，发掘区西端颜色较纯。普遍包含红烧土，遗物较少，局部烧土块较大，富含草木灰，多陶片、兽骨、石块。结构疏松，质软。遍布全区，厚5~30厘米。出土陶片包括Ab型釜形鼎、三足钵、钵、B型和C型盆、壶、觚形杯、A型器盖等器形，时代为大汶口文化。

第3层：土质土色近于第2层，颜色有的地方偏浅而呈浅黄褐色，有的地方偏重乃呈灰褐色。包含物主要是少量红烧土，多呈颗粒状，还有少许草木灰和陶片。结构较紧密，质硬。分布于除T2445、T2446、T2946以外的探方中，厚5~50厘米，一般厚度较均匀，局部变化较大。出土陶片可见釜形鼎、小鼎、C型盆、觚形杯、壶等，时代为大汶口文化。

第4层：土质土色较杂，分布范围也不大，没有完全连接在一起。基本色调为灰色土，内含一些黄土，显得略杂，特别是T2845北部，两种土差不多，几乎就是花土，孱杂的红烧土、草木灰也多，土质结构较紧密，较硬。局部如T2945、T2746、T2646的部分地段，第4层主要为黄土，有的地方就是纯黄土，土质纯净、结构紧密，较硬，从其特征和周围遗迹的关系来看，这部分地层应是和房址有关的垫土。第4层厚10~30厘米。出土陶片可见Aa型I式釜形鼎、Aa型I式钵、C型盆、壶、B型器盖，时代为北辛文化。

第5层：灰土，孱杂大量草木灰和少量烧土粒，多数地方呈现黑灰色，局部多烧土

和陶片。5层分布于整个发掘区，东西两侧的包含物较少，土色浅而纯，质较硬，中部大片区域几乎是纯草木灰，结构疏松，但相较一般草木灰层要紧密些。多数地方较厚，在20~40厘米，薄的地方约10厘米。出土陶片可见Aa型I式釜形鼎、Aa型I式钵、B型器盖等器形，时代为北辛文化。

第6层：浅灰色土，内含少许烧土粒，结构紧密、细腻纯净、质硬。有的探方6层底部土色更浅，包含物极少，接近于生土。厚5~50厘米，多数地方厚度较均匀而平整，局部土层厚薄不均，随地形起伏变化较大。出土陶片极少，且碎，器形难辨，时代为北辛文化。

从上述各层的堆积特征分析，第2~6层均属于人工堆积，其中第2层应接近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后阶段，多红烧土，颗粒大小不一，结构松散，其上分布的柱洞很少，显然已处于遗址衰落废弃的过程中，成因当与房子的废弃有直接的关联。第6层除个别地方夹杂一些黄土块外，土质土色在各方中均较统一，变化不大，又处于遗址最下层，厚度随原地面的起伏而变化，其下不见遗迹现象，应是最初的建筑垫土，故土质较纯净紧密。其余2~5层亦与建房活动有关，是各个时期为铺垫房子内部和外部（院落）地面时留下的。从各层分布范围看，每一层都覆盖数个探方，上面的建筑遗迹也不全属于同一个建筑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个地层，就会发现它们在所有的探方中并不是均一不变的，不同的地段都有土质土色的变化，就是相同的地段，有的也可细分为若干小层，有的变化较小或很细微，而有的差异却是十分显著，以至于我们将它们划归同一层时颇费踌躇。这说明在同一个层位之上也就是在一个较大的时段之内，各个房子的兴废既有同时的，也有不同时的。

三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

（一）遗迹

1. 遗迹的平面布局

从发掘区遗迹总平面图（图五A、B）看，虽然遗迹十分密集，叠压打破关系复杂，但遗迹性质较为单一，主要包括房址（大量的是柱洞）和灰坑两类，另外也就见两条沟，未发现其他遗迹现象，说明我们发掘的地方应是当时的居址，大量建筑遗迹的出露正好与上述认识相印证。由于发掘区分两处，故予以分别介绍。

（1）T1发掘区

南侧剖面显示，发掘区上面曾经覆盖了很厚的汉代文化层，对早期文化堆积造成很大破坏，所幸这里晚期遗迹很少，汉代地层造成的破坏是平面性的，早期遗迹一旦得以

保存下来，就不是孤立的，一般情况下其周围相关遗迹也或多或少地能够得以幸存，所以尽管存在太多空白，还是为进行平面布局考察留下了可贵线索。从现存迹象来看，这里原先也不仅存在一层房子，由于上部堆积被破坏，现存柱坑可能并不完全属于一个层面，故而有些地方显得杂乱无章。T1 北侧在上次修铁路时又向下挖了 1 米多，多数柱坑上部已被削去，一些稍浅的柱坑已经被整个挖掉了，所以柱坑一般较浅，与南侧相比，北侧平面也空得多（图五 A）。

发掘揭示，T1 存在两组建筑，其间存在约 5 米的空地。这两组建筑东西并列，西面一组揭露得较完整，东部存在 3 座比较清晰的房址，即 F2、F3、F4，在它们西侧是一些显得很杂乱不易辨别关系的柱坑和灰坑。F4 打破 F2，说明它们虽然层位相同，仍有时序上的先后。F6 在 A 区中部，其中还有一块垫土，由于所受破坏较甚，形状和结构不清。F6 向南向东还有一些柱坑，至少也存在一座房子，其中 D302、D301、D305、D313、D306、D307 大多形制接近，向南围成一个半方框，就显出一些端倪。F6 向西未再见建筑遗迹，H44 是一座不规整的垃圾坑，H8 放置的全是烧土，估计此处已到该组房子的西界。所以这组房子已清理到东西两端，唯南北两侧尚没有到边，情况不明。从现有迹象，可见这组房子是东西向排列的，应存在 5 座房子，但不是同时并存的，其中 F2 和 G10 以及 3 层可能还有 F6、垫土属于最早的遗迹，其他的可能是后来陆续修建的。

东面一组建筑位于 E 区，向东未到达，不见完整或可复原者，基本全是柱坑和柱洞。从这些柱坑的位置来看，可能存在两座房子：西面的 D323、D322、D324、D325、D326、D327、D331、D328、D329、D330 当属于同一座房子，尚存半个大体轮廓，唯东部、北部所受破坏甚巨，原来的一些柱坑可能已被挖掉，所以平面已显不出规律整齐的形状来；东面的十余个柱坑当属于另一座房子，由于分布较乱，也不排除是不同层面上的柱坑搅在一起的结果，但这里应存在一座房子是没有疑问的。

上述对该区建筑遗迹的布局分析只是大致的，由于这里基本不见早期文化层，也不见与房子有关的活动面和室内室外堆积，几乎没有各座房子之间联系的线索。所以前述分析只能是基于现存状况的推测。

（2）西部发掘区（图五 B）

该区共开探方 15 个，实际发掘面积 300 平方米。如果说 T1 发掘区显得平面较为清晰的话，那么此处给人的第一印象则是十分凌乱。本区除晚期遗迹外，早期遗迹主要是柱坑（洞）和灰坑，其中柱坑（洞）约有 300 个，灰坑约有 80 多个，这些灰坑中有部分从其形制和填土看应是柱坑，另有部分形状不规则、填土与一般灰坑不同的可能是垫土或其他堆积，还有部分规模很大形制不规整或存在一定形状的应是取土坑，用完后做了垃圾坑。因此这 80 多个灰坑中真正的窖穴很少，纯粹为抛垃圾而挖的灰坑则几乎没有。所以柱坑（洞）是该区域占绝对优势的遗迹。

发掘区共发现 5 层新石器文化地层堆积, 每一层上都存在很多柱坑和柱洞, 而这些地层本身表面均较平整, 一些地方略显松软, 多数地方还是比较致密, 有的地方表面相当坚实平坦, 存有古人留下的活动面, 说明这些地层均与建筑活动有关, 应属于为修建房子而铺的垫土。好多地方这类垫土是多层连续相叠, 其上柱坑和柱洞的位置也大致错落不远, 说明该区域从早到晚布局的变化不大, 相当稳定。

由总平面图观察, 各类柱坑(洞)穿插着一些灰坑, 显得平面较为杂乱。但如果仔细分辨, 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。大部分地方柱洞虽然拥挤, 但有些地方则遗迹甚少, 基本上是空地或仅存个别灰坑或柱洞。这些拥挤的柱坑基本成行, 往往与前述空地比邻错落而置。如果将这样的空地与周围的柱洞联系起来考虑, 有些就能组成一个房址的大致结构。从剖面观察这些房址的兴废是一个持续过程, 中间基本没有断层。柱洞的拥挤是多次建筑后留下的结果, 正说明这些房子后来的重建基本上都是在原址范围内进行的。如此, 我们就可大胆地假设——空白处如果不是房子内部的居室地面, 就是房子之间的空地或院落。准此, 就会发现: 作为个体, 这些房子方向为西南—东北, 房子之间的排列是西北—东南向的, 整个发掘区可能存在 3~4 排这样的房子。由于在排列时房子之间的空间局限, 所以其门向只存在南或北的可能, 证之实际, 从一些柱洞排列清楚的房子分析, 多数当为南向^[3]。

2. 遗迹举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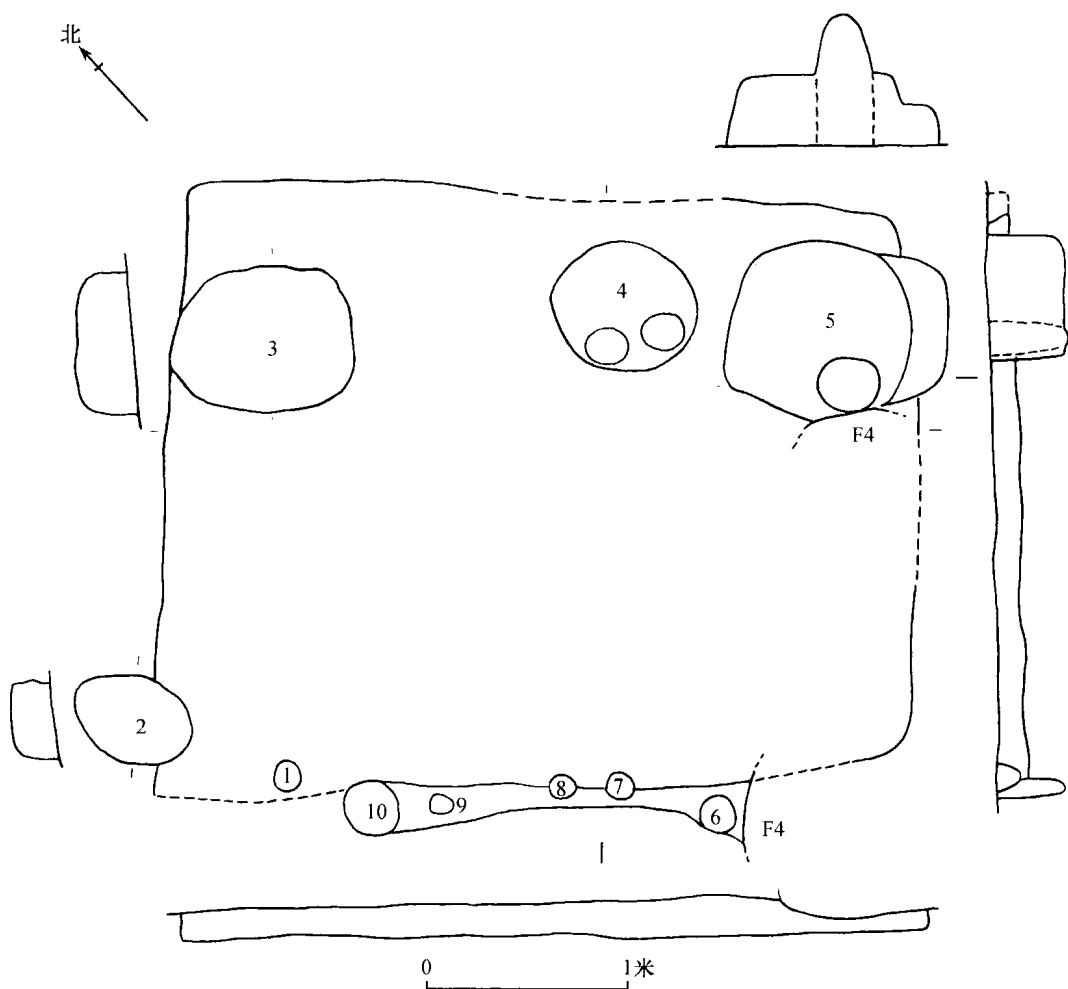
(1) 房址

5 座, 大多残破, 另有几座可大体看出轮廓。除 F5 外均地面式建筑, 平面呈长方形, 四周挖设柱坑或柱洞, 有的柱坑较大, 包括多个柱洞, 实际就是短基槽, 但还没有四周均挖基槽的。

F2 位于 T1C 区东部。开口于第 2C 层下, 坐落在生土上, 被 M5、D246、D401、F4 打破, 南部打破第 3 层。房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, 东西长 3.5~3.7 米, 南北宽 2.7~3.3 米, 面积约 10 平方米。此范围内填土为浅灰褐色, 有少许烧土粒, 厚 14~18 厘米, 纯净致密, 上部略硬。

F2 四周存在 10 个柱坑和柱洞, 集中分布在房基的北、西、南三侧, 东侧不见, 可能是被 F4 破坏所致。2~5 是柱坑, 圆形或椭圆形。1、6~10 规模很小, 是柱洞, 其中 6~10 立于基槽内。这段基槽十分狭窄, 两端稍宽, 柱洞也大, 中部较窄, 柱洞亦小, 其中 7、8 位于基槽内壁上, 相应地, 基槽南壁呈弧线内收。

F2 上部已被削去, 活动面、内部设施均已不见, 根据柱洞排列也难以找出门道所在(图六; 图版一, 2)。



图六 F2 平、剖面图

F3 位于 T1 中部，C 区和 D 区之间。开口于第 2C 层下，坐落在生土之上，打破 G10。房址南部压于铁路之下没有清理，但大部分已被发掘出来，1、22、20、21、19、18 和 17 南侧的柱洞可能就位于其南墙上，也不能排除它们只是房子中间的柱子，房基向南还存在一半。

房基东西 6.3 ~ 6.8 米，南北 4.2 ~ 5.2 米，面积约 30 平方米。此为房基占地面积，室内面积约在 20 平方米上下。

F3 共发现 22 个柱洞，只有 2、18、19、21、22 号柱洞直接栽在地上，其余的均立于柱坑内，其中房址西北角和东侧墙基上的柱坑规模相当大，又相互连通，形成两段不规则基槽。绝大多数柱洞均为圆形、直壁、平底，直径在 22 ~ 40 厘米，深浅不一，最深可达 1 米，浅的 20 厘米左右，一般在 50 ~ 70 厘米。3、4、17、20、12、13、14 较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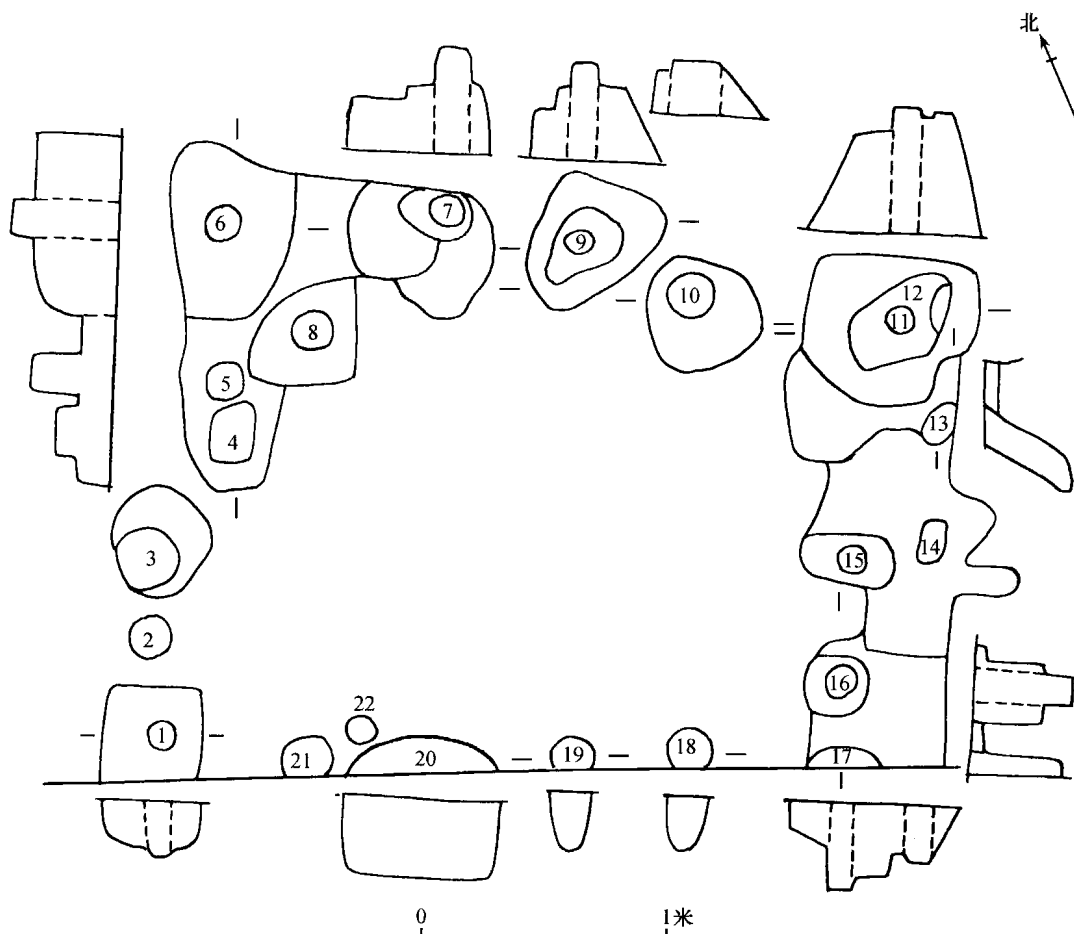
殊，3、4、17、20 直径殊大，其内应有柱洞，只是无法或没能够识别出来。12、13、14 均呈扁圆形，又都列于东侧外缘，12 与 11 共处于房角，13 由北向南倾斜，是为协助 12 和 11 而设，14 较浅，显然这三个柱子是起辅助作用的，它们不是房子承重墙上的主要柱子。

F3 不见活动面和其他设施，亦没发现门道所在。

另外，从总平面图看，F3 西南部还有几个柱坑（洞）（图五 A），位置似乎也有一定规律，附近也没发现另外的与其存在布局关系的设施，可能也与 F3 有关，或是这里后来经过修补，或是其内部隔间（图七；图版二，1）。

F4 位于 T1C 区和 D 区之间。开口于第 2C 层下，被 H12 打破，大部坐落在生土层上，打破 F2 和第 3 层。F4 除南侧墙基的一半压在路基之下外，可以说基本上已清理出来。

房基占地东西 6 米，南北 5 米多，仍有部分压于路基之下，面积当超过 30 平方米，室内面积约 25 平方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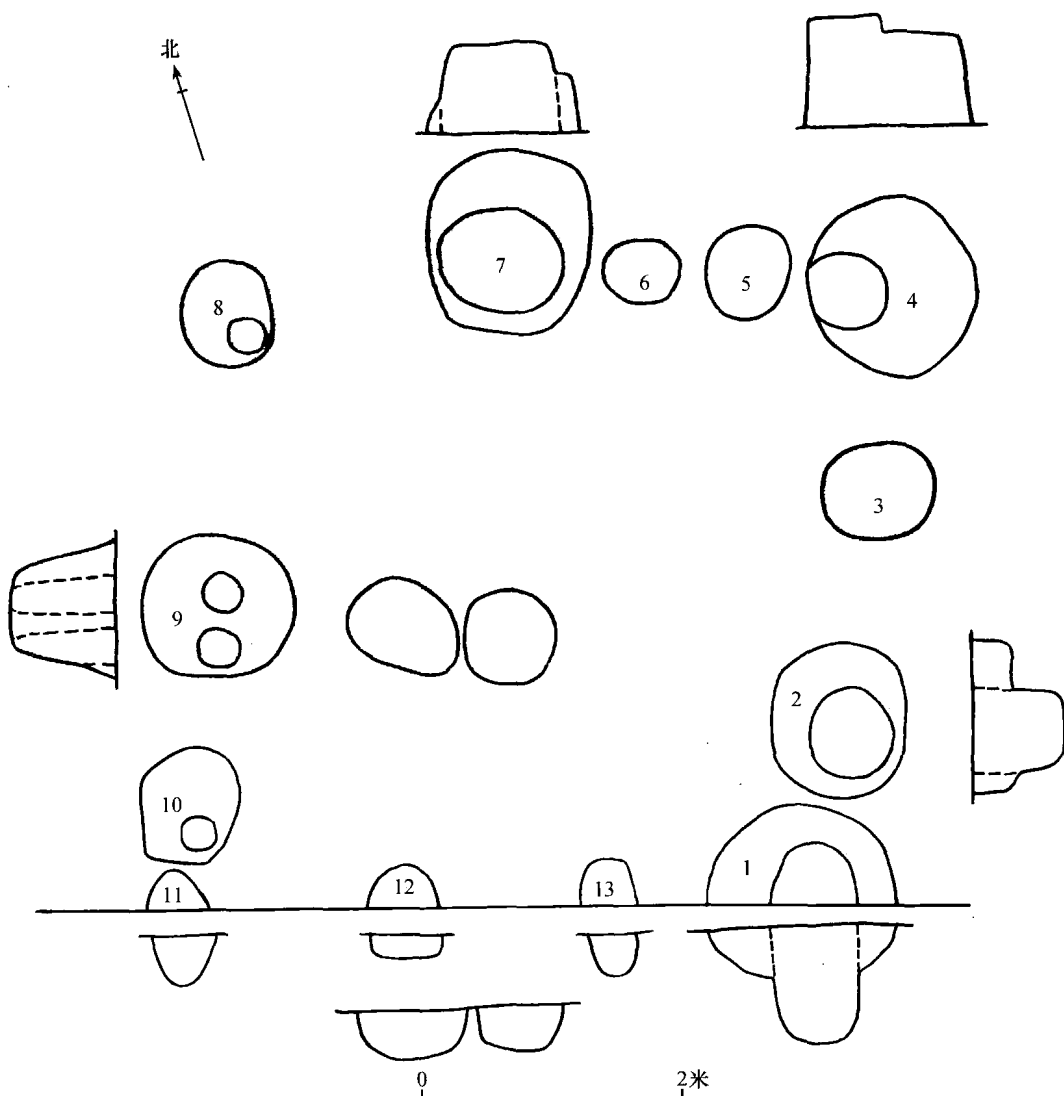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七 F3 平、剖面图

F4 不见门道、活动面等设施，平面仅存柱坑（洞）。共发现柱坑 7 个，从口径来看，另外的几个也应属于柱坑，就是发现柱洞的 1、2、4、7，口径显然也超出一般柱洞许多，其中还应存在类似 9 之中的柱洞。所以柱洞直径应为 20~30 厘米。这些柱坑（洞）现存深度不一，深的可达 90 厘米，6 最浅，仅 10 厘米。

从柱洞的排列分析，F4 可能是一座双间房子，12、13 处于房子中间西部，构成隔墙，留出东侧作为通道（图八）。

F5 位于 T2846 南部，部分伸入 T2845 北隔梁下。开口于第 2 层下，被 D7、D27、D24、D216、D357 打破，打破第 4~6 层和 D220、D200、D262、D295、D132、D359、D294、D261、H118、H143、H13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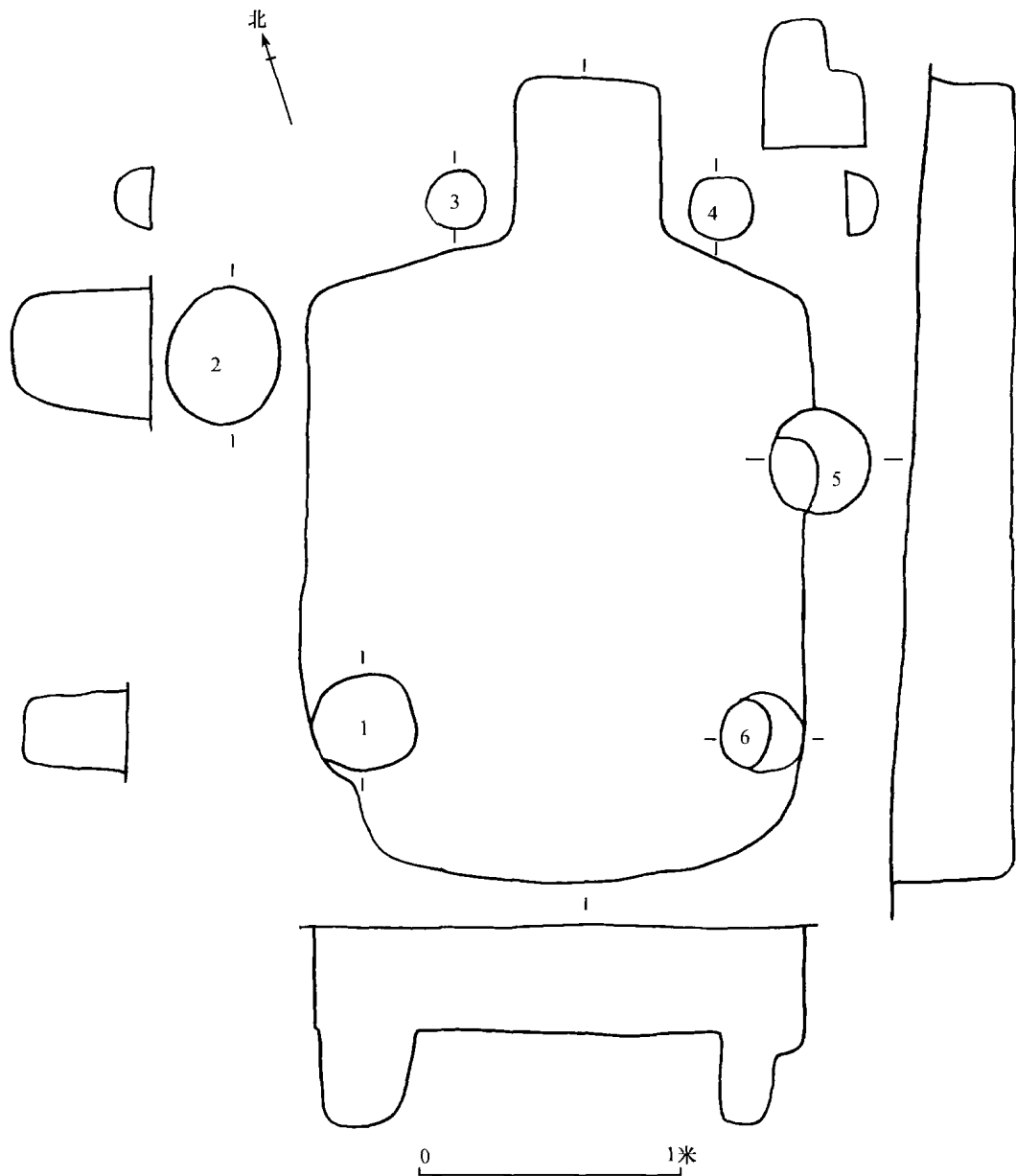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八 F4 平、剖面图

F5 是一座半地穴式房子，房基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居室进深 2.5 米，宽 1.9 米，直壁平底，深 0.4 米；门道北偏东 30°，长 0.6、宽 0.56 米。整个房基面积约 5 平方米。

房基周围发现柱洞 6 个，3 和 4 分列门道两侧，较小且浅，深仅余 10 厘米。另外 4 个柱洞处于房基的四角附近，大而深，口径深度分别在 30 和 40 厘米以上。

F5 室内地面平整，比较坚实，但未发现明显的活动面和灶址等设施。废弃后房基被填平，填土为灰褐色，孳杂一些烧土颗粒，结构紧密，可分层。F5 结构特殊，仅此一例，可能不是居室（图九；图版二，2）。



图九 F5 平、剖面图